



坡續集卷第四

書簡

與李方叔四首

久不奉書問為愧適中辱手書勞勉益厚無狀何以  
致足下拳拳之不忘如此比日起居何如今歲暑毒  
十倍常年兩晝夜不止病夫氣息而已想足下閉門  
著述自有樂事間從諸英唱和談論此可羨也何時  
得會合惟萬萬自重不宣

又

秋試時不審從言未若可下文字須望鼎甲之捷也



暑中既不飲酒無緣作字時有一二輒為人取去無以塞好事之意亦不顧足下如此癖好也近獲一銅鏡如漆色光明冷徹背有銘云漢有善銅出白陽取為鏡清如明左龍右虎備之字體雜篆隸真漢時字也白陽不知所在豈南陽白水陽乎如字應作而字使耳左月右日皆未甚曉更開為考之

又

頃年於稠人中驟得張秦黃晁及方林履常意謂天不愛寶其獲益未艾也比來經涉世故間關四方更欲求其似邈不可得以此知人決不徒出不有立於

先必有覺於後也如方新飄然布衣亦幾不免淳而少游文安所獲罪遂斷棄其命言之何益付之清議而已憂患雖已過更宜慎口以安晚節

又

承示喻長安君偶患臂痛不能舉某於錢塘武朝議處傳得一方云其初本施渥寺丞者因寓居京師甜水巷見乞兒兩足拳捺履子行渥嘗以飲食錢物遺之凡期年不衰尋赴任數年而還復儼曩居則乞兒已不見矣一日見於相國寺前行走如飛徑就問之則曰遇人傳兩藥方服一料已能走耳服之立效其

後已傳數人皆神妙但手足上疾皆可服不拘男子  
婦人秘之秘之其方元只是王氏博濟方中方但人  
不知耳博濟誤以虎脰為虎腦便請長安君令服必  
驗朝雲者死於惠州久矣別後學書頗有措法亦學  
佛法臨去誦六如偈以絕莖之惠州棲禪寺僧作書  
覆之榜曰六如亭最荷夫人垂顧故詳及之

與陳公密三首

途中喜見令子得聞動止之詳繼領專使手書且審  
即日尊體清勝感慰無量差借白直堯乘擔索一一  
仰煩神用孤旅獲濟荷德之心未易云喻來日悅方

蓬萊里即如所教出陸至南華南華留半日即道  
下吐區區預深欣躍

又

行役艱羈託庇以濟分貺丹劑拯其衰疾此意豈可  
忘哉其餘言謝莫盡今子昆仲比厚守書亦未暇修書  
悚息悚息曹一班廉餘非常遠送愧感二絕句發一  
笑

又

窮途接履獲見君子開懷抵掌為樂未央公既王事  
靡寧其亦歸心所薄忽遽就別如何可言別後西序

惠書詞旨增重且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某已度嶺  
之脫問鴉之憂行有見竭之喜但遠德惘惘未忘于  
情新春保練以需驛召

與徐仲車

昨日既蒙言贈今日又荷心送盡然有得載之而南  
美厚手教極甚厚愛孔子所謂忠焉能勿誨乎當書  
諸紳寢食不忘也

與吳秀才

某洛州聞文共獨未得披寫相盡常若有所負罪履  
命落屏迹郊野初不意舟後便道有次修級不謂過

予衡冒大熱間聞樂律曲賜臨顧一見灑然遠若平  
雲之惟典刑所鍾既深歎仰而大篇璀璨健論抑揚  
自去中州未始得此勝侶也欽佩俯求衰晚何以爲  
對美別堤下恍然如夢覺陳迹具存豈有所遇而  
耶留示珠玉正快如九鼎之珍徒咀嚼一嚼宛轉而不  
忍下咽也未知舟從定作幾日計早晚過金陵當得  
款奉

與彥正判官

古琴當與響泉韻瑟並為富世之寶而鏗金瑟瑟  
家輟惠兼賜之間酸汗不已又不暇遠逆來意遂當

傳示子孫亦以為好也然某素不解彈適紀老枉道  
見過令其侍者快作數曲拂塵撥然正如若人之語  
也試以一偈問之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  
響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錄以奉呈以  
發千里一笑也寄惠佳紙名舞童煩厚意一一捧讀  
說感作不已適有少冗書不周謹

與毛澤民推官二首

公素人未得書累幅既聞起居之詳又獲新詩一篇  
及公素寄示雙石記居夷久矣不意復聞韶澗之餘  
喜慰之極無以云喻文竊以筆硯不敢繼和

意會合無期臨書惘惘秋暑萬萬以時自厚

當居粗道本帶一幼子來今者長子又授韶州仁化  
今冬中當挈家至此某已買得數畝地在白鶴峯上  
古白鶴觀基也已令斫木陶瓦作屋三十許間今冬  
成去七十無幾矧未必能至耶更欲問之以此神氣  
粗定他更無足為故人念者 聖主方設科求宏詞  
公儻有意乎

又

新居在大江上風雲百變足娛老人也有一書齋名  
思無和閑知之寄示奇茗極精而地南來未始得也

亦時復有山僧逸民可與同賞此外但緘而藏之耳  
佩荷厚意永以為好秋興之作追配騷人矣不肖何  
足以窺其粗遇不遇自有定數然非厄窮無聊何以  
發此奇思以白表於世耶敬佩來貺傳之知音感愧  
之極數日適苦壅嗽殆不可堪強作報滅裂死罪

與陳輔之

某啓昨日承訪及病重不及起見愧仰深矣熱甚起  
居何如萬里海表不死歸宿四里得疾遂有不起之  
憂豈非命耶若得少駐復與故人一笑此又望外也

與溫公

與溫公

春來景仁文自洛三還後辱賜教副以超然雄篇喜抃  
累日尋以出京無暇比到官隨分紛紛文稽裁謝悚  
怍無已比日不審台候何如某強顏黍竊中所愧於  
左右者多矣未涯瞻奉惟冀為國自重謹奉啓問  
某再啓超然之作不惟不肖附託以為寵遂使東方  
陋州為不朽之盛事然所以獎與則過矣久不見公  
新文忽領獨樂園記誦味不已輒不自揆作一詩聊  
發一笑耳彭城嘉山水魚蟹爭訟寂然盜賊長少  
可歲出但朋遊闊遠舍弟非久赴任益岑寂矣謫居

窮僻如在井底香不知京洛之耗不審迹日寢食何  
為某以愚暗獲罪咎自已招無足言者但波及左右  
為恨殊深雖高風悍度非此細故所能塵垢然其思  
之不曾芒背爾寓居去江無十步風濤烟雨曉夕百  
變江南諸山在几席此幸未始有也雖有窘乏之憂  
亦布褐藜藿而已暇如晤無期臨書惘然伏乞以時善  
加調護

與曾直二首

晁君寄騷細看甚在可信其家多異材耶然有少意茲  
曾直以已意藏箴之九人文字務使平和至足餘

為言性蓋出於不得已爾晁文奇性似差早然不可  
直云耳非謂其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為朋友詩  
磨之語乃且不知公謂然否

又

其啓方惠州遣人致所惠書承中途相見尊候甚安  
即日想已達黔中不審起居何似云大率似長沙審  
爾亦不甚惡也惠州久已安之矣度黔亦無不可處  
之道如聞行囊中無一錢塗中頗有好事者能相濟  
給否其雖未至此然亦凜凜然水到渠成不願預憂  
但數日苦痔病百藥不瘳遂斷肉菜五味日食淡齋



兩腕胡麻茯苓抄數盃其戒又嚴於魯直但未能  
作文自誓且日戒一日庶幾能終之非特愈痔所得  
多矣子由得書甚能有益於枯槁也文潛在兩極安  
少游謫居甚自得淳甫亦然皆可喜獨元老廢忽為  
之流涕病劇久矣想非由遠適也幽絕書問難繼惟  
倍萬保重不宣

有姪婿王郎名庠榮州人文行皆超然筆力有餘出  
語不允可收為吾黨也自蜀遣人來惠云魯直在黔  
決當往見求書為先容若其有奇操故為作書然舊  
聞大夫人多病未易遠去謾為一言眉山有程道晦

者亦奇士文益老王郎蓋師之此兩人者有致窮之  
具而與不肯為親又欲往求魯直其窮殆未易瘳也

與陳傳道五首

某啟久不接奉思仰不可言辱專人以書為貺禮意  
兼重捧領惕然且審比來起君佳勝某以衰病難於  
供職故堅乞一閑郡不謂更得煩劇然已得請不敢  
更有所擇但有廢曠不返之憂耳而來書乃有遇不遇  
之說甚非所以安全不肖也某凡百無取入為侍從出  
為方面北而不遇復以何者為遇乎來使力告回區  
區百不盡一亦遠千萬自愛

又

衰朽何取而傳道昆弟過聽相厚如此數日前履常  
謁告自徐來宋相別王八子安偕來方同舟不信宿  
而歸久承傳道亦欲至靈壁以部役沂上不果佩荷  
此意何時敢忘又承以近詩一冊為賜筆者而思深  
斲配右人非求合於世俗者也幸甚幸甚錢塘詩皆  
率然信筆一一煩收錄祇以暴其短耳

又

某方病市人逐利好刊某拙文欲毀其板矧欲更令  
人刊邪當俟稍暇盡取舊詩文存其不甚惡者為一  
集以公過取其言當令錄一本奉寄今所示者不惟

有脫誤其間亦有他人文也知日課一詩出甚善其技

雖高才非其意不能工也聖俞昔嘗如此其近絕不

詩蓋有以非而莫究獨神道碑墓誌數篇爾碑蓋故

自作而誌文以景仁又世契不得辭欲寫三又多無

暇聞都下已刊故想即見之也某頃伴虜使頗能語

某文以此知虜中皆有中原文字故為此碑謂當公

欲使虜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由也昔年在南京有

問傑此事故終之李文集引得開當作向所不集

言文留子由處有書且令檢送也 又

又不上問愧負深笑忽枉手訊勞才勤甚夙昔之好

不齊有加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氣集新舊諸詩  
幸得敬覽不意餘生復見斯竹古人曰遠修學矣  
作者風氣猶存若家竹仲間近見報履常作正字  
仲介特之操履益勵時流熟知之者用是占之知  
公議少伸邱傳道豈以竟庫者未由面談惟冀厚自  
愛重而已

又

來詩欲和數首以速欲發此价故未暇閑居有少述  
作何日見公昆仲當出相示官觀之命已過忝公大  
外只有歸田為急我見教誨誠此懷履常未及行

言由家信道區區

與雁安常

端后靜念思五臟皆止一而腎獨二蓋萬物之所終  
始主之所出死之所入故也夫玄關直豈曾冥焉為  
冬直為春蒙為夏商為秋宜復為冬則此理也人之  
四肢九竅凡兩者皆水屬也兩腎兩足兩外腎兩手  
兩目兩鼻皆水之升降出入也手足外腎皆說固與  
有相表裏而鼻與目皆古未之言也豈亦有之而僕  
無書必不見耶以理推之此兩者其液皆鹹非水而  
何僕以為不得以理則內丹不成此又未易以筆墨

究之古人作明日方守先養育永而以心火煖之以  
脾胃之脾氣感則水不下泄心氣下則水上行水不  
下泄而上行目安得不明哉孫思邈用磁石為立而  
以朱砂神麴佐之豈此理也夫安常恬極群書而  
寓物理當為僕思之是不止一報其書

與王敏仲八首

其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昨與長子邁訣已慮其  
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仍留手疏與  
諸子死即葬於海外庶幾近陵季子之高博之義父既  
可也之子子獨不可施之父乎生不劫手棺死不扶柩

亦東坡之家風也此外燕坐寂照而已所云途中  
適意謂不知其已所欲言者豈有過此者乎故觀  
此紙以代面別

又

其格得郡既謝即不敢久留故人事有不周方欲奉  
啓告別遽承惠問且審起居佳勝寵喻過實深荷獎  
借旦夕速行益遠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又

羅浮山道士鄧守安字道立山野拙訥然道行過人  
廣惠間敬愛之好為勤身濟物之事嘗與某言廣州

一城人好飲鹹苦水春夏疾疫時所損多矣惟官貧  
及有力者得飲劉王山井水貧下何由得惟蒲潤山  
有滴水岩水所從來高可引入城蓋二百里以下耳  
若於岩下作大石槽以五管大竹續處以麻纏漆塗  
之隨地高下直入城中又為一大石槽以受之又以  
五管分引散流城中為小石槽以便汲者不過用六  
竹萬餘竿及二十里間用葵茆苫蓋大約不過費數  
百千可成然須於循州置少良田令歲可得租課五  
七千者令歲買大筋竹萬竿作概下廣州以備不佳  
抽換又須於廣州城中置得小房錢可以日掠二百

能與哀憐恐憐恐

又

聞遂作管引蒲潤水甚善每竿上須鑽一小眼如蠶  
豆大以小竹針塞之以驗通塞道遠日久無不塞之  
理若無以驗之則一竿之塞輒累百竿矣仍願公摩  
書少錢令歲入五十餘竿竹不佳抽換永不廢惜言  
必不訝也

又

富公碑詞甚愧不工公更加粉飾豈至是哉舟中  
暑者疲倦不謹恕之

又  
某再啓林醫遂蒙補授於彼泊處衰病非小補也又  
工小兒產科幼累特至且留調理渠欲往謝未令去  
也乞不罪治瘴止用薑葱豉三物濃煮熟啣無不効  
者而土人不知作豉入此州無黑豆聞五羊頗有之  
便乞為致三石得為作豉散飲病者不罪不罪

與鄭靖老二首

某啓到雷州見張君俞首獲公手書累幅欣慰之極  
不可云喻到廉廉守乃云公已離邕矣方恨然欲求  
聞優者所在少通區區忽得來教釋然又得新詩皆

秀詩語幸甚幸甚別來百為惟不可勝言置之不足道  
也志林竟未成但草得書傳十三卷甚賴公兩借書  
寫檢閱也向不知公所存又不敢帶行時作一籠寄  
遠處今訪尋歸如未有便且寄廣州何進士處已  
深囑之必不散墜某留此過中致式  
北流作竹筏下水歷容藤至梧州不遠約今秋家至梧  
相會中子迨亦至惠矣却產舟以賀江而上水陸數  
節方至永老業可奈可奈未令  
以將白重才宜

又  
某見張君俞乃始知公中間亦為小人所撓今史

以下固不知退之諱辨也而歸或等亦當即進退有  
命豈此輩所制知公奇偉必不經此也其言豈盡白  
然體力元不減舊或不即死 聖恩汪洋更一載或  
許婦農則帶月之鋤可以對素也本意專欲婦蜀不  
知能遂此許否蜀若不歸即以杭州為佳未已有言  
子孫奉祠我不如桐鄉之民不肖亦不為外物不可必  
當更臨事隨宜但不即死歸田可必也公欲相從於  
溪山間必是真誠之願水到渠成亦不須預慮也此  
生有同公之意通此玩耶某頓首

與李友評

某居遠旋 某忽已數月故歲細想台惟勝常遠撤  
往還從者殊勞日望馬首但迂拙成罪於忍不能  
及見公之還而去耳餘寒伏冀為國自善因奉秘校  
行謹奉啓然候不宣

與李友評

某居經由特辱枉訪適以卧病數日及連日會集殊  
無少暇治行忽遽不及詣謝明白鮮維是爾遠聞豈  
勝愧焉

與黃敷言二首

某啓 宜辱寵訪感慰兼集晚來起居佳勝承來晨

啓行以衰疾畏寒不果往別悚作深矣  
萬保錄謹令兒子候違不宣

又

少事干煩一書與惠州李令  
專遣一人達之不罪交代民師  
拜

與陸固朝奉

某啓久留屬疾不敢造請負愧已深茲者啓行文不  
往別悚作之至謹奉  
啓代違

與謝民師推官二首

某啓衰病枯槁百念已忘繼衣之心尚餘此耳蒙不  
鄙棄贈以瑰璋藏之巾笥永以為好今日遂行不果  
走別愧負千萬謹奉手啓代違

又

某蒙錄示近報若果的免湖外之行衰羸之幸可勝  
言哉此去不任許下則歸陽羨民師還朝受任或相  
近得再見幸矣兒輩並沐寵問及覽所賜過詩何  
以克當然句法有以發小子矣感荷感荷旅次不盡

與黃洞秀才二首

某啓經過幸一再見人來辱書甚荷存記兼審比來



起居佳勝為慰未由款奉千萬保齋

又

寄示石刻感愧雅意來書字固不惜但尋常因事無筆隨即為人取去今却於此中相識處覓得三紙付去蓬僊因降致區區之意某再啓

與滕達道二十三首

某到此時見荆公甚喜時誦詩說佛也公莫略往一見和甫否餘非面莫能盡某近到筠見子由他亦得百指射近地差遺想今已得替矣吳興風物之慰雅懷郡人有買收松若者乃行義極能詩公擇子厚

禮異之某尤與之熟願公時頌慰其牢落也近道文爾公樓徘徊懷想風度不能去某至楚泗間欲入一文字乞於常州住若幸得請則扁舟謁公有期矣

又

某啓別後不意遽聞國故哀號追慕追今未已惟公忠孝體國受恩尤異悲苦之懷必萬常人比日起居何如某旦夕過江徑往毗陵相去益近時得上問也為時自重不宣

又

某再啓承差人送到定國書所報未必是實也都下

喜妄傳事而此君又不審乃四月十七日發采郵報  
至今不說是可疑也一夫進退何足道所喜保馬戶  
尊洛堆塚皆罷茶盜之類亦有的耗矣二聖之德日  
新可賀可賀令子各安勝未及報狀也

又

某啓耘老至又辱手書及耘老道起居之詳感慰不  
可言某留家儀真獨來常以河未通致公見思之深  
又有舊約便當往見而家無壯子弟須却還般挈定  
居後一日可到也惟深察近日京口特有差除或云  
當將亦未是實許當先起老鎬僕或得連茹即惠賜  
二十壺請歸餉婦矣於耘老能道不宣某頓首

聞張郎已授得發勾春中赴上安道必與之俱來某  
若得官當與之同州于南宮困之中一段樂事古人  
罕有也不知遂此意否秦太虛言公有意折却逍遙  
堂橫廊切謂宜且留之想未必爾聊且言之明年見  
公當館於此公雅度宏偉欲其軒豁卑意又欲其  
窈窕深密也如何不罪四聲可惡之萬一浮沈反為  
惠也幸深思之不罪

又

某再啓前者惠書甚奇醉中裁謝不及悚愧之極本  
州見關亦敢久住遠接人到便行會合邈未有期不  
免悵惘念索召命蓋虛傳耳若實恩禮既異責望又  
重不易不易其舊有獨樂園詩云兒童誦君實是李  
知司馬持此特安歸造物不我捨今日類詩識矣見  
報中憲言玉汝右揆當世見在若必知之京東有幹  
幸示諭

又

許為道示紅累子不知曾令作否若得之携以北行  
幸甚如不及已亦非急務不罪

又

某于求累子已蒙佳惠又為別造朱紅尤為奇少物  
意矧重何以嘗克捧領訖感愧無量舊者昨寄在常  
州令子由帶入京俟到不日便持上也

又

鱖魚三百枚黑金卷子一副天麻煎一節聊為土物  
不罪沈觸今子思渴冗中不及別啓

又

某晚生蒙不鄙與名又今與立字似涉僭易願公自  
命却示及作字說乃寵幸也

近得安道公及張郎書甚安從子由想已過矣青州  
資深相見甚極歡今日赴其盛會閑愁要知

又

屢枉尊使感忤無量兼審比來尊體勝常以慰下情  
某近絕佳健見教如元素黠罷薄有所悟遂絕此事  
仍不復念方知中有無量樂回頤未絕乃無量苦辱  
公厚念故盡以奉聞也晚景若不打疊此事則大錯  
雖二十四州鐵打不就矣既欲發一笑且欲少補左  
右耳不罪不罪

又

公辭印入院堂過安亭故縣預以書允約堅請走見  
極不難慎勿枉道見過想深識此意乍冷苦乞日重

又

承差人借示李成十幅圖遂得縱觀幸甚幸甚且暫  
借留令李明者用公所教法誠摹看只恐多累筆耳  
此本真奇絕月十日後當於徐守處借人賣內令專  
愛護也

又

某閑廢無所用心專治經書一二年間欲了却論語  
書易舍弟亦了却春秋詩雖拙學然自謂頗正

之誤粗有益於世瞑目無憾往往又笑不會取快活  
是措大餘業聞令子手筆甚高見其寫字想見其人  
超然者也

又

某啓知前事尚未已言既非實終當別白但日前為  
紛衆所共悉也然平生學道專以待外物之變非意  
之來正須理遣耳若緣此得暫之休逸乃公之雅意也  
黃當江路過往不絕語言之問人情難測不若稱病  
不見為良計二年不知出此今始行之耳西事得其  
詳乎雖廢棄未忘為國家慮也此信的可示其喜否

言不能盡區區

又

示喻宜用夢過於傳無有某聞見不廣何足以質然  
於燬自知殆未可以前人之有無為證也自聞此事  
而去大夫多異論意謂中途必一見得和參扣竟不  
果此意衆生泥浪火宅纏繞愛賊故為飢火所燒然  
其間自有燒不着處一念清淨便不服食亦理之常  
無足怪者方其不食不可強使食猶其方食不可強  
使之不食也此間何必生異論乎願公以食不食為  
且莫以仕不仕為美惡若此外然而議之若以不食為

解則與異論者相去無幾矣偶蒙下問輒此奉廣而已不罪

又

少懇千聞不罪某好勢具野欲問公求紅朱累子兩卓二十四隔者極為左右費然遂成藉草之祭為不淺也有便望頒示悚息其感時氣卧疾逾月今已全安但幼累更卧尚紛紛也指道人名世昌縣竹人多藝然可開夜驗亦足以遣懣也留此幾一年與之稍熟悉要知

又

某欲面見一言者蓋為吾濟新法之初執守偏見至有異同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者今聖德日新教化大成回視向之所執蓋覺疎矣若變志易守以求進取固所不敢若說說不已則憂患愈深公此行尚深示知非靜退意但以老病衰晚舊臣之心欲一望清光而已如此恐必獲對公之至意無乃出於此乎輒恃深養信筆直突千萬怒之死罪安道公殆是一代異人示論極慰喜慰喜

又

某再啓近在揚州入一文字乞常州住如向所面議  
若未有報至南都當再一入也承郡事頗煩齊整想  
亦期月之勞爾微疾雖無大患然願公無忽之常作  
猛獸毒藥益益膿囊觀乃可勿孤吾黨之望而快群  
小之志也情切言盡其拙幸甚所有二紙稍晴寫  
得寄工次只有近寄潘公永墨一詩錄呈可以發笑  
也衲衣尋得不用更尋累卓感留意悚昨之甚昔子  
已拜賜矣北方有幹幸示論

又

某屏居如昨舍弟子由得安問此外不煩遠念又不

朝觀緣此得望見清光想足慰公憂意其他無足  
者貴者令子各計安勝中前急足遠寄必已收得

示論

又

某啓一別十四年流離契闊不謂復得見公執手恍  
然不覺涕下風俗日惡忠義寂寥見公使人差增氣  
也別來情懷不佳忽得來教甚解鬱鬱且審起居  
佳勝為慰某以少事更幾日方北去宜與田已問去  
若得稍住者當扁舟徑往視之若一至湖見公固所  
願然事有可慮者恐不能往也若得請居常則固當

至治下攬撓公數月也未問惟為萬為時自重

又

某再啓別論具感知愛之深一一佩刻董四遣人  
去問宜與親情若果爾當乘舟徑往成之然公欲其  
到吳興則恐難為不欲盡談唯深察之到南都欲  
狀申禮曹凡刊行文字皆先毀版如所教也

又

有監酒高侍禁永康者與之外如聞亦甚謹幹望畧  
照底如察其可以剪拂又幸也

與朱康叔十七首

某啓專使至復領手教契愛愈厚可量感服仍審此  
日起居住勝為慰舍弟已部賤累到此平安皆出餘  
疵不煩念及珍惠雙壺遂與子由累醉公之德也隆  
暑萬萬以時自重行膺殊相人還上謝

又

令子婦侍左右日有庭闈之樂恨未際見不敢輒奉  
書近見提舉司薦音稍慰與議可喜可喜作墨竹人  
近為少閑暇俟宛轉求得當續置之呵呵酒極醇美  
必是故人特遣下廳也某再拜

又



某再拜近奉書并舍弟書想必達胡掾至領手教具  
審起若佳勝兼承以舍弟及賤累至特有厚贖羊麩  
酒果一捧領訖但有慚怍舍弟離此數日來教尋附  
洪州遞與之已遞居江上臨皋亭甚清曠風晨月夕  
杖屨野步酌江水飲之皆公恩庇之餘波想味風義  
以慰孤寂尋得去年六月所寫詩一軸寄去以為一  
笑酷暑萬乞保練

又

某啓酷暑不可過百事隨廢稍踈上問想不深訝此  
日伏想尊履佳勝別來過郡承賜教及惠新酒到此  
知新出甕極為珍奇感愧不可言因與二三佳士會  
同飲盛德也秋熱更望保練行膺峻階

又

胡掾與語如公之言佳士佳士渠方寄家齊安時得  
與之相見也今予必且盤桓待下中前示論姻親事  
可留示年月日恐求親者欲知之造次造次

又

郭寺丞一書乞指揮送與其人甚有文雅必家清顯  
也聞其墜馬傷手不至甚乎  
某啓因循稍踈上問不審近日尊候何如某蒙庇如

昨秋色益佳郡事稀少想有遊樂無絃展奉但積思  
念乍冷萬莫以時自重

又

某啓近附黃岡縣近拜書必達專人過此領手教具  
審起居佳勝凄冷此歲行盡會合何時以增悵然唯  
祈善保敷文宅計此月末方離陳南河淺涯想五六  
月間方到此荷公憂恤之深其家固負甚然鄉中亦  
有一小莊子且隨分過也歸老之說恐未能如雅志  
又修理積弊已就倫次監司朝廷豈有遽令放閑耶  
間及物食天漸熱難以停恐空煩費也海味亦不若

食既忝雅契大自出此一奉白

又

示諭親情事專在下懷然此中殊少士族若有所得  
當立上聞也寫字俟少閑續納上墨竹如可專意當  
取次致左右畫者在此不遠必可求也呵呵

某啓近王察推至辰書承起居佳勝少欲裁謝又在  
教勸益增感愧數日來偶傷風百事皆廢今日微減  
尚未有力區區之懷未能盡也乍暄惟莫以時亦歸  
稍健當別上問次

又

聞名久思未獲佳者  
迹為幸董義夫相聚  
也舊好誦陶潛歸去  
增損作煥涉調哨過  
文選及本傳考之方  
本寄上却求為善地  
為病勸不及別作書  
一紙私甚惜之念公

又

字必在左太計密

更乞詳閱之所向及側近故事  
多日甚歡未嘗一日不談公美  
不嘗患其不入音律近輒微加  
雖微改其詞而不改其意請以  
一字字皆非創入也謹小措一  
寸之謂也亦請錄一本與元獨  
也數日前飲醉後作頑石亂篠  
兩好故以奉獻幸檢至

所不敢奉書舍弟已到官傳聞

約州大水城內文餘不  
物公好事之過不敢不  
亮上千聞有潘原秀子  
丙祥元至孰最有人文行  
庇暑月得早出為此入  
公以仁孝名世能哀之  
出監之作本以為公家  
以鎮篋笥然嘗尋常不以  
與人耳呵呵

又

知意也屏替硯銘無用之  
馬長成送去乞一覽少事不  
以負樸事其其某與其兄潘  
原白是 年一有舉業望為全  
人毋皆篤之聞之憂若為端  
否恃舊之積不敢逃罪之亮  
寶而公乃輕以與人善其  
以亂道塵獻公亦

某啓武昌傳到手教。一展專使隨簡。感佩何深。比日  
尊體佳勝。節物清和。江山秀麗。府事整辦。只有勝筵  
恨不得陪從耳。雙壺珍饌。一洗疲瘁。甚幸甚幸。生果  
收藏有法。可愛可惡。拙疾乍到。不諳土風。所致今已復  
矣。子由尚未到。真寸步千里也。未由展奉。尚冀以時  
自重。

又

與可船旦夕到此。公之病然。公之身。子由到此。須留也。  
住五七日。恐知之。公之病然。公之身。子由到此。須留也。  
示諭生細酒四器。公之病然。公之身。子由到此。須留也。

清然閑中。叔不以口腹累人。某要索公眷念。遠致珍  
物。勞人重費。豈不肖所安耶。所問凌翠。至今虛位。雲  
乃權教遣耳。何足掛齒。牙可呵馮君方想。如所論極  
煩。留念又蒙傳示秘訣。何以當此。寒月得暇。當試之。  
天覺亦不得書。此君信意。問率乃其常態。未可以疎  
數為厚薄也。酒法是用菜豆為麴。音耶亦曾見。說來  
不曾錄得。方如果佳。錄示亦幸。

又

曷嘗寄書。酒醋。奕等一。收檢。愧荷不可言。不得即  
待。裁謝。想仁明必能。恕察。是。愧。歸。得。疾。初。不。輕。今。已。

安美不煩留念食隔已納武昌吳尉處美適少元不  
敢稽留來使少間別奉狀以

見天覺書中言當世云馮君有一學服朱砂法甚奇  
惟康叔可以得之不知曾得未若果得不知能見傳  
否想於不肯不惜也

今日偶讀國史見杜羔一事頗與公相類嗟嘆不足  
故書以奉寄然幸勿示人恐有嫌者江令乃爾深可  
罪然猶望公憐其才短不逮而已屢有干清議來

事其... 章憲今日必到此知之

杜羔有至性其父河北一尉而卒母亦婦經亂  
不知所之舍日堂兄兼為澤潞判官嘗鞠獄於私  
第右有老婦辨對見羔出入竊語人曰此少年狀  
類吾夫訊之乃羔母也自此迎侍而歸又往訪  
先人之墓已中故老已盡不知所在能於佛寺  
日夜忘情心視庵柱煤煙之下見數行字掃而  
視之乃父遺迹云我子... 求其墓當於某村  
家問之... 而世果有之... 八... 餘指其立  
壘因得歸葬... 二... 我仕此出唐李

子... 卷四... 二...

肇國史補述偶觀言以數其年於公本康新利  
似因書以遺之元豐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記

又

近日隨例於公有疎上問不審起居何如兩日來或  
昌如聞公在否何也且尊候小下作事無由躬問在  
否但有馳系不深寒甚尤宜慎護

重質夫水記已詩詞不敢言呈安行言有一既濟  
難保在公處大歸送時幸可兄弟為行一教不用甚大

者不罪不罪前日人還曾附古木叢竹兩紙必已  
到今已寫得經藏碑附上令子推官侍下計安勝  
何時赴任未敢拜書也

與胡深夫五首

某啓自聞下車日欲作書紛冗哀病因循至今疊  
辱書誨感愧交集比日起居住勝未緣瞻奉伏望  
以時保練

又

乍到整葺想勞神用浙西數郡倒被淫雨颶風之患  
而秀之官吏獨以為無災以故紛紛至此公下車倍

加綏撫不惜高價廣糴以為嗣歲之備憲司行文欲收糴米此最良策而推戶專斗所不樂故妄造言語聰明所照必不搖也病中手字不謹

又

某久與周知錄兄弟遊其文行才器實具有過人不幸遭喪生計索然未能東歸九江託迹治下竊謂仁明必有以安之不在多言今託柳令咨白冗中不盡區區

又

彥霖之政光絕前後君復為僚可喜無新新輟借

知之冗中不一

又

某以哀病紛冗裁書不諱惟恕察王京兆因會幸致區區久不發都下朋舊書必不罪也

與朱行中舍人四首

某啓別後兩奉狀想一一聞達比日履茲春和台候勝常某留滯顛上以待春水至此月末乃發瞻望惋悵南海雖外然雅量固有以處之矣詩酒之樂恨不日陪接也更莫若時為國保練不宣某再拜

又

某已得舟尚在贛石之下若月未不至當乘小舟  
往就之買公用人以節級持所賫錢竄去又以疾  
疫氣多死亡以此求還亦官舟無用多人故悉遣回  
比日以指揮嚴切甚得力乞知之適少允馳問不盡區  
區某再拜

又

少事不當上煩東莞資福長老禪堂者建五百羅漢閣  
極宏麗營之十年今成矣某近為作記公必見之除事  
為告又安國家額甚妙今封附去人公若欲觀拆開不  
妨却乞差一公人賫付祖堂者不罪某再拜

某也亦眷厚借樞仁  
心李人感愧不在言也但節級未  
去者無狀侵漁不已又遂竄去林聰者又毆平人幾  
死死 所 不 死 耳 此 中多言於法有礙不可帶去故  
輒辭度云得明公書令某遣還多難畏事想必識此  
心也買公用人於法無礙故仍舊帶去此二十餘人  
皆謹力不作過望不賜罪窮途作事皆此類慙慙不  
可言得二座船不失所幸不貽念陋句數首端欲  
一笑耳某再拜

與李之儀 五首



某年六十五矣體力毛髮正與年相稱或得復與公相見亦未可知已前者皆夢已後者獨非夢乎置之不足道也所喜者在海南了得易書論語傳數十年似有益於骨朽後人耳目也少游遂卒於道路哀哉痛哉世豈復有斯人乎端叔亦老矣迨云鬢髮已皓然然顏極丹且渥僕亦正如此各宜悶齋庶幾復見也先姪董在治下頻與教替一書幸送與某大醉中不成字不罪不罪

又

某啓契闊八年豈謂後有見日漸近中原厚書如

喜出望外比日起年仕勝某已得舟快歸許知所處而長子邁遞於字為恨報除輩運似亦不日除日時有知人所料者此後端叔必已信矣但之境少安餘皆不足道乍熱萬萬以時自愛某再拜

又

某以囊裝罄盡而子由亦久困無餘故欲就食淮前已而深念老境知有幾日不可復作兩處又得子由書及見教語尤切也快歸許下矣但頃少留儀真令兒子往宜興刮制學轉往還頃月餘約至許下巴七月矣去歲在廬州託孫叔靜寄書及小詩送否叔靜

雲端收一生坎軻晚節益牢落正賴魚軒賢德能委曲相  
順適以忘百憂此豈細事不爾人生豈復有佳味乎  
叔靜相交想得其詳故輒以奉慶泰契不罪

又

近接叔靜奉書遠涉得達否思來尊體如何眷聚各安  
勝其蒙恩領真祠世間美仕復有過此者乎伏惟  
君恩之重不可量數逆知朋友為我喜而不寐也今  
已到虔即往淮浙間若處多在毗陵也子由聞也婦  
許秉燭相對非夢而何一言乞便也餘惟萬萬自愛  
某再拜

又

某啓辱書多矣無不達者然不一答非特衰病簡懶  
之過實以罪垢深重不忍更以無益寒濕之間玷累  
知交然竟不免累公慚負不可言比日承已赴穎昌  
伏惟起居佳勝眷聚各安慶集移永州過五羊度大  
庾至吉出陸由長沙至永荷叔靜挈舟相送數十里  
大浪中作此書上問無他祝惟保愛之外酌酒與婦  
飲尚勝俗侶對梅上文詩云耳

與馮祖仁四首

某懋疏言伏承艱疾退居久矣日月逾邁哀痛理極

未嘗獲陳區區少鮮思慕萬一實以深寓窮荒人事斷絕非  
敢慢也比辱手疏且審孝履支持靡然愈遠進悔何  
及伏冀俯禮適變寬中強食謹奉慰疏不次

又

蒙示長牋粲然累幅光彩下燭表朽增華但以未拜  
告命不敢具啓答謝感作不可言喻老瘁不復時昔  
但偶未死爾水道間關寸進更二十餘日方至由江  
首當詣宇下區區非面不既乏人駕天狀不罪手拙  
簡畧不次

又

昨日辱遠近喜慰難名客散已夜不能造門蚤來又  
聞已走松楸未敢上謁領手教愧悚無地至節想惟  
孝思難堪奈何來日當往謁慰節長蒙惠羊邊酒壹  
仁者之餽謹以老馬先感佩不可言也

又

兩日不果詣見伏計孝履如宜欲告借前日盛會已  
子爵人一日告白朝散絕早遣至不罪不罪家人輩  
欲遊南山祖仁若無事可能同到彼閑行否

與黃師是

行計屢改近者勿系舟中皆伏暑自懸一年在道路

矣不堪復入汴出陞又聞子由亦窘用不忍更以三百指諉之已決意旦夕渡江過昆陵矣荷憂愛至深故及之子由一書政為報此事乞蚤與達之塵埃風葉滿室隨掃隨有然不可廢掃以為賢於不掃也若知本無一物又何加焉有詩錄呈簾卷窓穿戶不高隙塵風葉任縱橫幽人睡之誰呼覺歌枕牀前有月明一笑一笑某再拜

與廣西憲曹司勳五首

宗啓奉別忽二載奔走南北不暇附書申問子由轉附到天門冬煎故人於我至矣日夜服食幾月遂盡

之到惠州又適中頗手書懶廢已放不即裁謝死罪死罪

又一云與林天和

某啓專人辱書仰服眷厚仍審比來起居清勝至慰至慰長子未得耗小兒數日前往河源獨斡築室極為勞冗承惠牙蕉數品有未嘗識者幸得徧嘗感愧不已忽忽奉謝

又

某啓數日稍清冷伏惟起居佳勝構架之勞殊少休暇思企清論日積滯念尚冀保衛區區之至因吳子

野行附啓不宣

又

某啓專人至賜教累幅慰指周至且審比來起居佳  
勝感慰兼至某得罪幾年矣愚陋貪生輒緣聖主  
寬貸之慈灰心槁形以盡天年即目殊健也公別後聞微疾  
盡去想今益康佳養生亦無他術安寢無念神氣自  
復知公讀華嚴有得固所望於斯人也居閑偶念  
一事非吾子方莫可告者故崇儀陳侯忠勇絕世死  
非其罪廟食西路威靈肅然願公與程之邵議之或  
同一削乞載祀典使此侯英魄少信眉於地中如何  
如何然慎勿令人知不肖有言也陳侯有一子在高  
郵白首頗有立知之象惠竒茗丹砂烏藥散餌之矣  
西路洞丁是制文人而近歲綴馭少方殆不可用願  
為朝廷熟講之此外惟萬萬自重

又

公勸某不作詩又却索近作閑中習氣不免有一二  
然未嘗傳出也今錄三首奉呈看畢便毀之切祝千  
萬惠州風土差厚山水秀邃食物粗有但少藥耳近  
報有永不叙復旨揮正坐穩處亦且任運也子由頗  
得書甚安某惟少子隨侍餘皆在宜與見今全是一

行脚僧但喫些酒肉耳此書此詩只可令之仰一閱  
餘人勿視也

與晦夫 一云與趙仲脩

某啓辱荅教感服風月之約敢不敬諾庾公南樓所  
謂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便當携被往也

與范夢得八首

某啓一別俯仰十五年所喜君子漸用足為吾道之  
慶比日起居何如某旦夕南遷後會無期不能無悵  
惘也過揚見東平公極安一行復見之矣新著必多無  
緣借觀為耿耿耳乍暄惟願候自重因李秀才行

附啓上問不宣

又

某啓辱教字起居佳勝郊外路遠不當更煩屈臨可  
且寢處耳有事以盡一善喻可也界紙望示及來日自  
不出只在舟中靜坐惠旣鳳團感意眷之厚熱甚不  
謹

又

某啓辱教承台候康勝為慰得請知幸以未謝尚藉  
謁見竦息竦息子功獲舊物甚慰眾望來日方往浴  
室也人還忽卒不宣

又  
某啓不肖所得寡道以惟公愛念以道義相期者于無窮既承感戀不可言乍寒不審起居林否某已次陳橋瞻望益遠惟萬首以時自重

又  
今日謂告不克往見辱教伏承文體佳勝楊君舉家人服其樂多效亦覺其穩審然近見王定國云張安道書云曾下疎藥數日不能食又謝之不滿意然不知果爾否有聞不敢一不盡

又  
某啓辱手東且審起居佳勝為慰和篇高絕木與種者皆被光華矣幸甚幸甚舊句奇偉試當強勉灑作忽忽不宣

又  
某啓遠遠二年瞻仰為勞辱書承起居佳勝慰喜可之極比日履此秋涼起之居住勝少選到岸即伏謁以盡區區

與孫淑靜七首

昨日辱臨碩夙昔之好不替有加感美深矣屬飲藥汗後不可以風未即詣謝又擬使旌重增悚惕捧手

教且審尊體佳勝且少造詞以究所懷

又

辱手教伏審晚來起居佳勝惠示珠攬頃所未見非獨下視沙塘矣應當一笑幸復酒醋為惠禮意兼厚敬已拜賜感佩之極

又

前日辱下顧尚未走謝悚息不已捧手教承起居佳勝卑體尚未清快坐阻談論為悵惘也惠示妙劑及方獲之幸甚從此衰疾有瘳矣

又

已別瞻企不去心願以手教且審佳勝感慰之極早來風起舟不敢解故復少留因來淨惠與惠州三道人語耳無緣重詣臨紙悵悵

又

令子重承訪及不暇往別為愧深矣玆惠菜膳增感作也河源藤已領衰疾可恃矣

又

眉山人有巢谷者字元修曾應進士武舉皆無成篤於風義已七十餘矣聞其請海南徒步萬里來相勞問至新興病亡官為藁殯錄其遺物於官庫元修有



子蒙在里中某已使人呼蒙來迎喪頗助其路費仍約過永而南當更資之但未到耳旅殯無人照管或毀壞暴露願公愍其不幸因巡檢至其所特為一言於彼守令得稍修治其殯當戒主者保護之以須其子之至則恩及存亡耳死罪死罪

又

去德彌月思仰縈懷比日履此新陽起居增勝行路百阻至英方再宿矣少留數日此去尤艱閱借舟未  
知能達部否流行坎止輒復任緣不煩深念也後會未卜惟萬萬為國自重

荅劉貢父二首

久闊暫聚復此違異悵惘至今公私紛紛有失馳問辱書感怍無量字畫妍潔及問來使云尊貌比初下車時替且澤矣聞之喜甚比來起居想益佳何日歸覲慰士大夫之望未間萬萬為時自重不宣

又

某忝冒過甚出於素獎然迂拙多忤而處爭地不敢作久安計况當有以教替之血指汗顏旁觀之謂柰何柰何舉官之事有司逃失行之罪歸咎於兄清明在上豈可容此小子何與焉茯苓松脂雖乏近効而

歲計有餘未可棄也默坐反照瞑目數息當記別時語耶

荅曾子宣三首

某啓流落江湖晚復叨遇惟公知炤如一日也孤愚寡與日親高誼謂可永久不謂尚煩藩翰之寄違闕以來思仰日深辱書教伏審履茲秋涼台候萬福欣慰之極二聖思治求人如不及公豈久外惟千萬順時為國自愛

又

自公之西有識日望詔還豈獨超八愛之末邊若曾子爾

公豈久外哉示俞塔記久不馳納愧恐之極乞少寬之秋涼下筆也親家柳子良宣德赴潞某奉獲在屬城知幸知幸謹奉手啓冗迫不盡區區

又

某啓辱教以承台候萬福為慰塔記非敢慢蓋供職數日職事如麻端即為詞頭所迫率以夜半乃息五更復起寔未有餘暇乞限一月所敢食言者有如河願公一笑而恕之且夕嘗卜邂逅而別

與李公擇

秋色佳哉想有以為樂人生惟寒食重九懷不可虛

擲四時之變無如此節者近有潮州人寄一物其上  
云扶劣膏不言何物狀似羊脂而堅盛竹筒中公識  
此物否味其名必佳物也若識之當詳以示可分去  
或問習南海者子由近作棲賢僧堂記讀之條律覺  
崩崖飛瀑逼人寒栗

與姜唐佐秀才六首

某啓特一辱遠訪意既甚重衰朽廢放何以獲此憐汗  
不已終宿起居佳勝長牋詞義無美窮陋增光病卧  
不能裁答聊奉手啓

某啓昨日今夜話甚慰孤寂示字承起居安勝奇并  
佳惠感服至意出田同發也適睡不即答悚息某頓首

今日霽色尤可一食已當取天慶觀乳泉發建茶之  
精者念非君其與共之然又發來市無肉當相與啜菓  
飯爾不嫌可只今相過某啓上

適寫此簡得來示知想檢有會更不敢邀請會日若最  
早可來啜茗否酒麪等承佳惠感愧感悞來旦頓首  
如諾十月十五日白

某啓別來數辱問訊感作至意妻身且喜起是佳勝  
堂上嘉慶甚慰所望也知非久適五羊益廣學問以  
卒遠業區區之積此外萬萬自重不宣

又

某已得合浦文字見治裝不過六月初離此只復石  
排或澄邁渡海無緣更到瓊會見也此懷甚惻惻因  
見貳車界道下懇有一書至兒子過處後者推五羊  
時為帶去轉託何處小道附達為幸

兒子治裝尤甚未及奉啓所借烟蘿子兩卷言天志四  
冊會要兩冊並馳納

與傅維巖秘校四首

某啓專人至承不鄙罪厥長然見及提證古今陳義  
甚高伏讀愧感仍審比來起居佳勝至慰至慰守局  
海微淹屈才美然仕無高下但能隨事及物中無所  
愧印為達也伏暑萬萬自愛不宣

又

衰病裁荅草草不訝知不久羨鮮即獲會見至幸至  
喜掩骼之事知甚留意且夕再遣馮何二士面稟亦  
有錢物在二十處此不觀縷言城齋子一籃附去人

持上不罪不罪某又上

又

京啓遠蒙惠書非眷念之厚何以及此仍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兼集老病之餘復此窮獨豈有再見之期尚冀勉進學問以究遠業餘惟萬萬自愛不宣

又

官事有暇得為學不輟否有可與往還者乎此間百事不類海北但杜門面壁而已彼中如有龕藥治病者為致少許此間如蒼术橘皮之類皆不可得但不難分應為相度致數品不罪不罪

與蘇天和長官二十三首

某谷近辱手書凡中不果即答悚息悚息春寒想體中佳勝火後凡百想勞神用勤民之意計不倦也未由披奉萬萬自愛不宣

又

某啓專人辱書且審起居佳勝為慰春物益妍時復尋賞否想亦以雨新懷也未由往見萬萬若時加攝不宣

又

見往循已數日矣賤累閏月初可到此新居旦夕

二三致問又感感不已領書又惠筍蕨益用愧刻  
而度移邑果爾否

又

某啓辱手教伏承足居佳勝甚慰馳仰承問賤累正  
月未已到贛上矣閏月上旬必到此也老室勞費乃  
老業也旦夕遷入未由會見萬萬以特自重不宣

又

花木我感留意惠貺鹿肉尤增慚荷某又上

又

某啓近數奉書想皆連雨後清和起居佳勝花木

食品又根撥不傷遂成幽居之趣荷雅意無窮未即  
西謝為媿耳人還忽忽不宣

又

某啓昨辱訪別尤荷厚眷恨老病龍鍾不果詣遠愧  
負多矣經宿起居何如果成行未忘已為民誰如君  
者願益進比道辭之農夫不以水旱而廢簾蓑也此  
外萬萬自愛不宣

又

某啓比日蒸熱體中佳否承惠楊梅感佩之至聞山  
薑花欲出錄夢得詩去庶致此餽也呵呵豐樂橋數

木匠請倣暫歸多日不至最煩旨麾句押送來為幸  
草草奉啓不罪

又

某啓人來辱書具審比日尊體佳勝甚慰所望出意  
加減袂馬曲盡其用非拊字究心何以得此具白太  
守矣卞熱萬萬以時加嗇不宣

又

某啓人來辱手教具審起居佳勝吏民畏愛謠頌布  
聞甚慰所望袂馬聊助羨政萬一耳何足云乎承示  
諭愧悚之至僧磨已成秋涼當往觀也毒熱萬萬為

元日不

又

某啓人來辱教承微友已平廷居清勝甚慰馳仰者雨不  
常常以疲勤攝福為難惟如意節朝以時休息為幸  
也惠惠不宣

又

某啓人來辱教承微友已平廷居清勝甚慰馳仰者雨不  
子有在神中絕少得與數客同飲幸甚幸甚未自今  
合是書以時自愛某再拜

又

某啓  
承承之居佳勝必以冗率有關馳問愧全  
深笑亦惠龍眼其皆郡中所之感作之至未由  
奉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又

高君  
昇遂化深可傷念其家不失所否瘡痍橫流  
僵仆其果不可勝計奈何奈何某亦旬日之  
使滿五年落又有此狼狠想聞之亦為之慄然也其  
再啓

又

某啓  
日辱書伏承別後起之佳勝甚感馳仰數

月色清絕恨不同賞想亦對景獨酌而已未即披奉  
萬萬自重入還布啓不宣

又

某啓  
近辱過訪病中恨不款奉人來枉手教具審起  
居住勝至慰至慰旦夕中秋想復佳風月莫由陪接  
增悵仰也乍涼萬萬自重不宣

又

某啓  
入還奉書必達即候漸涼起居佳否疊煩願旨  
感忤交深未緣面謝惟杖若時自重不宣

又



某啓秋高氣爽伏計尊候清勝公宇已就想日有佳  
思未緣披奉萬萬以時玆畱不宣

又  
某啓前日人回裁謝必達比日履茲薄冷起居佳否  
未緣展奉但有翹想尚冀保衛區區之至不宣

又  
某啓近奉狀知入山未還即日想已還治起居佳否  
往來衝冒然勝遊計不為勞也未瞻奉間更乞若時  
自董不宣

又  
某啓辱書伏承起居佳勝示諭切累已到誠流寓中  
一喜然老釋紛紛口衆食貧向之孤寂未必不佳也  
可以一笑蒸鬱未解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至  
骨肉遠至重為左右費羊豕鱸魚已拜賜矣感怍之  
至

又  
某啓從者往還見過皆不款奉愧仰何勝辱書承起  
居清勝聞還邑以來老釋鼓舞數日調治想復清暇  
矣歲莫萬萬加愛不宣

又

某啓昨日江干邂逅未盡所懷來日欲奉屈登膳床  
少款曲關人不獲躬詣不罪

與張朝請五首

某啓兄弟流落同造洽下蒙不鄙遺書待有加感服  
高誼悚佩不已別來未幾思仰日深比來起居何如  
某已到瓊過海無虞皆託餘庇旦夕西去回望逾遠  
後會無期惟萬萬若時自重慰此區區途次裁謝草  
草不宣

又

海南風物與治下畧相似至於食物人烟蕭條之甚

去海康遠矣到後在門前黑道而康一  
送極得力感感舍弟居止甚安若得  
居遺物離人而遊於獨乃公之厚賜  
暇上狀不罪其上啓

又

某再啓聞已有詔命甚慰輿議  
具賀幅某聞人寫啓狀止用羊書  
將底深矣不易一二言謝也新春  
足樂者島中孤僻春色所不到也

又

也公家差之  
也公家差之  
也公家差之

三夕登途也當別  
乙加怒也子由荷  
海上嘯詠之餘有  
亦再拜

某啓久不上狀懇察其疾多  
非簡慢也新軍使  
來捧教字且審此日趨居佳賤  
慰慰兼極其到此數  
卧病今幸少間久述空公今日  
又復悵然尚冀老時自厚區  
區之餘意也不宣

又

新釀四壺開嘗如宿昔香味  
醇冽有京洛之風逐客  
何幸得此但舉杯屬影而已  
海錯亦殊絕此雖島外  
人不收此得之文一段奇事  
也眷意之厚感作無已

荅漢州

某啓辱以教承起疑佳勝為  
慰知不久入城遂當一見

何幸如之地黃煎已領成  
惟適自局中還熱甚  
書奉書地黃煎家寄惠  
佳甚密之劑甚適宜也  
煩神用愧感下可言

謝白龍圖三首

龍圖閣老執事某丙蜀之鄙  
幼承家訓長知義方  
粗識名教遂堅晚節兩登進士  
舉一中茂才科故當  
世名公巨卿亦嘗賜其  
隣之意故歐公引之  
於其始韓公薦之於其中今又  
下舉之於其後自  
惟末學辱大賢書之知山自天  
事而君子之心以公  
而取士其小人之志終苟思以  
心但空省循何由

論報比者上以片言隻字謝德  
加意有所不能盡意之所至言有  
於筆舌者止此而已惟高明有以察

又

前以拙訥上塵聽覽方懼獲罪於門  
又辱答教言辭款密禮遇優隆而  
前日此不肖所以且喜且懼而莫知  
捧受訖謹藏之於家以為子孫之美  
生光彩陳根之朽再出英華乃閣下  
壺育成流之故也擇日齋沐再詣館下

下而其誠之所  
不能宣故其見  
如亮之

而無以發其誅  
物之句有加於  
百也琢由已  
部屋之陋復  
杰之春有以  
然造訪情

不能宣伏惟恕其愚

又

某久以局事汨沒殊不獲觀止竊惟應得踈絕之罪  
於左右不意寬仁今日垢察其俗狀之常情恕其簡略  
之小過光降書辭曲加勞問拜賦之際共血增厚顏且  
夕詣實次盛暑伏惟為朝廷自愛上副注倚之心下  
慰輿人之望

與楊濟甫

為別忽已半歲頃相之懷遠而益甚即日起居何如  
貴眷各安不自離心分至荆南數次奉書計並聞達前

月半已至示一行無恙得臘月中所惠書甚慰遠意  
見在西崗賃一宅子居住恐要知悉春賸未緣會見  
千萬珍重珍重

答王龍圖

辱簡承孝履如冥初詩寵行甚幸但稱道太過非  
所以安不肖也餘所論謹在意

與楊濟甫 原期

奉別三更歲律思渴日深即日履此新春起居多勝  
貴聚各佳安某前月十四日到鳳翔十五日已交割  
訖人事紛紛久稽裁回想自尊君裏事後來漸獲閑

許管幹諸事必且濟辦某此與賊累如常今因范元  
歸奉書聞露氣候漸和更希珍重

與蒲誠之六首

某啓聞軒馬已至多時而性懶作書不因使賁手教  
來雖有傾渴之心終不能致一字左右也悚慄慄愧  
盛熱殊不可過承起居佳裕甚喜甚喜此並無恙  
京師得信亦安但近得山南書報伯母於六月十日  
傾背伯父之喪未以一年而災禍仍重如此何以為  
心家兄惟三哥在左右大哥二哥必取次一人歸山  
南謀扶護還鄉也人生患難至有如此極者煩惱煩

惟知郡事願商足以尋繹舊學也同僚中有可與相  
處而樂者否新牧竹下皆在此常相見恐知悉殘暑更  
異順時珍重

又

近聞貪秘丞言聞以誠之韓益州欲令誠之替某若  
得情固所喜幸也然其盡今歲方及二年不知朝廷  
肯令其成資辭去不若必俟三考則於誠之為太淹  
緩安用也向經由時甚恨不款曲今若因此得役容  
接奉何喜如之陳文日日見甚安

又

近過中庭善方欲附問人來又承手教審聞起居佳  
勝差慰懸望新命必已下伏增欣慶苟相知豈必為  
交代但奉見稍速耳承又須歸觀奔波良不易也秋  
令千萬善愛

又

聞車騎已在二曲即見風采喜慰可知冒寒行李不  
勤久此解左獲奉清游幸甚也

又

今日比欲更接清話少頃而人事紛紛至今不得  
息欲奉謁六閩府官盡出接張省還須至日出城

訝不來走此間建

長安之別忽然改歲伏計履茲新春起居增慶某  
日至府謁且預增欣抃然不免有少事干聒為本府  
帝得接新戎兵士數十人比謂到京却中途逢本官  
行李頗闕事欲告於貴府添差防護廂軍十餘人昨  
本有防護二十人為華州減却十人但只依元數亦  
差較也言早為擘畫其更不住後日絕早發去也特  
春契喋喋喧囂幸為留念

與陽濟甫

寒遠想居佳勝此去替不兩月更不能歸鄉且  
入京去愈遠依黯近得王道矩書云朝夕一來此相  
看告便加滿中惠一書貴知道矩幾日起發此幹告  
早及某只十一月十七八間離岐下也

只揚濟甫二首除喪還朝

某近領職下教墨感服眷厚兼審起居佳勝某此與  
賤累如常公弟差入貢院更半月可出都下春色已  
成但還無幾處無與為樂所居廳前有小花園課童  
種菜亦少言佳趣傍宜秋門皆高槐古柳一似山居  
頗便野性也漸暖惟千萬珍重

遠中屢得親書知尊体佳勝貴眷久安示及發通引  
目契勤得立到但卿親書皆五六十日不獨濟南也  
府推之命只是斬奪權發遣更月餘正官到即仍舊管  
官歸院也府中冗絳非拙者所樂恐知都下所須示及

與楊濟甫

近領來書喜知眠食佳安某此與賤累並安陳州舍  
弟亦安不煩念及入客都下桂玉所迫囊裝並竭今  
冬積雪四五尺僦居敝陋殊無聊惟日望一差遣出  
耳未由披奉千萬所申

答寶月大師二首

久不奉書蓋冗情相因必未誅也史學秀才及蔡子  
華處領來書知法体佳勝此中並安請補外蒙恩除  
杭俸旦夕出京且往陳州相聚至九月初方行愈遠  
鄉里曷勝依韻累示及瑜隆紫衣師號近為干得王  
誥駙馬奏瑜為海慧大師文字更旬日方出圓竟經  
云法界海慧照了諸相文潞公亦許奏隆紫衣然須  
俟來年遇聖節方可奏已差祠部吏人到王駙馬宅  
計會瑜師文字總得便入適次莫更一兩月方得勅  
出此事自難得偶成此二事也臨行草草書不盡此



懷惟千萬珍重

又

屢蒙寄紙一一愧荷駙馬都尉王晉卿畫山水寒林冠絕一時非畫工能髣髴得一古松帳子奉寄非吾兄別識不寄去也幸祕藏之亦使蜀中工者見長意思也他甚珍惜不安與人

與大覺禪師璉公杭州

人至辱書伏承法候安裕傾向傾向昨奉聞欲捨禪月羅漢非有他也先君愛此畫私心以為捨施莫如捨所甚愛而先君所與厚善者莫如公又此畫頗以

靈異果有所竟於夢寐不以盡談嫌涉惟尔以此益不欲於俗家收藏意只如此而來書乃見疑欲換金水羅漢開書不竟失笑近世士風薄惡動有可疑不謂世外之人猶復尔也請以復談此其比乏人可令賣去兵卒之類又不足分以告吾師差一謹幹小師齋籠伏來迎取并古佛一軸亦同捨也錢塘景物樂之忘歸舍弟今自陳州得捷日當授東南幕官冬初恐到此亦未其的詩筆計益壯元健或借得數首一觀良幸到此亦有拙惡百十首暇當錄寄也

答范夢得二首

久以事牽不遑奉書深以愧中間安上處及通中  
捧來教具審起居佳勝其以官粗遣春夏間殊少事  
近日併覓冗坐盜賊獄訟也而滿蓋新法方行故也疲  
茶無狀館中清佚至為福也然知平日交游皆不在  
何以為樂某旬日來被差下州監試得閑二十餘日  
在中和堂望海樓閑坐漸之見快適有詩數首寄去以  
發一笑

又

久不奉書愧負不可言不啻由比辰起居佳否其此粗  
遣但親友踈闊旅懷牢落屢得蜀公書知佳健二

家老書云每去輒留食食倍於我輩此大慶也頗得  
公手筆皆詳悉精好富公必時見之聞其似四十  
許人信否君實固甚清安得此數公無恙差慰人意  
無緣言面惟順時自愛

與鄭功父五首

昨日承顧訪殊慰久闊經夕起居佳否其出院本欲  
往見以下痢之力未果想未訝也略奉啓布謝萬一

又

元本開四字 瞻奉喜慰可量既以不出又數日卧病遂  
元本開五字 起居佳否其下痢雖止尚羸恭也謹奉

啓布謝

又

兒子歸來別無可為土物御筆一雙賜墨一圭新茶  
二餅皆得之大臣家真物也不罪免瀆

又

辱訪臨感忤獨以忽遽為恨迫行不往謝惟寬恕乍  
熟萬萬自重

又

別來瞻仰無窮風雪凝寒從者勤矣辱書言承起居甚  
佳為使者即至必且暫還惟萬萬自重



